

赵正军：告赢卫生部的农民

10月19日，忙完诉讼的赵正军回到家，收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邮件。“很意外，很感动，很开心。”他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得奖感言式口吻，“几乎彻夜难眠。”

今年1月，赵正军向卫生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生乳国家标准制定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编写的会议纪要”。1月20日，卫生部拒绝了赵正军的申请；2月16日，赵正军将卫生部诉至法院。10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卫生部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答复赵正军的申请。

这一天他已等了很久。“我做过这么多诉讼，有一天就要收好几个判决。胜与败经历太多了。”他说自己每年发起的诉讼在一百多起，复议则是三百多起，“但这次，真的特别激动。”那晚他一个人咯咯笑了好几次，惹得妻子嗔骂：“神经病！”

月入过万的“无业”者
生于1973年的赵正军是河南省巩义市的一位农民，各种文书表格上他的职业栏都填“无业”。但他是个忙人，空闲时间都在郑州市的法院和工商、行政、质检等部门间行走。

虽然“无业”，他却衣着得体入时，在距离老家几十公里外的省城过着月入过万的中产生活。

他是“职业打假人”。每个月一家三口的收入都来自他十次购物——由此产生的赔偿。他溜进一家超市，拿出一小时推出一筐食品，结账走人。接下来商场就等着工商部门通知，因为消费者赵正军已经拿着这堆食品及一份详细标注每件商品标签违规之处的清单来举报。

“这事对我来说特别容易，因为我掌握的标准比他们多，像矿泉水有些没标注配料，一些食品没标注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等等，我走马观花一看就看得出来。”在接下来的调解中，赵正军一般能拿到6-7倍金额的赔偿。“并不是每次都拿到赔偿，也有失手时。但食品本身价值也不高，赢了输了也无所谓。”

赵正军觉得自己活得名正言顺，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盈利”。很快他开始变成一个给各种行政部门“找麻烦的人”。自2006年开始，他相继提起了四百余件行政诉讼

百亿巨富之子出家当和尚

2012年4月，在马来西亚槟城升旗山的一场供僧法会上，有人认出其中一名叫阿姜·斯利帕诺的僧人竟是马来西亚巨富阿南达18年前神秘失踪的儿子马吉。阿南达富可敌国，为什么他的儿子要在泰国森林中隐修？

阿南达在马来西亚可谓是无人不晓。他发射了马来西亚第一颗人造卫星；拥有马来西亚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私营卫星电视公司和最大的电视广播网络；他建起了“双子塔”；在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阿南达以资产净值76亿美元居第89位……

可随着阿南达事业的上升，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冷酷，并逐渐疏离家庭。阿南达从不过问子女们的成长，对妻子也开始厌弃，并在外拈花惹草。马吉讨厌父亲，但同时也对父亲充满了畏惧。

阿南达的几个孩子中，老大卡玛拉生性冷漠，二姐苏雅尼颇有心机。野心勃勃的苏雅尼觊觎着阿南达的整个商业帝国，但从传统的观念来说，身为男孩儿的马吉才是唯一可以继承家业的人。苏雅尼因此对马吉恨入骨髓。

在这个家里，马吉被冷漠、忌妒和暴力包围着，唯有从母亲那里还能得到一丝温暖。可是，在马吉12岁时，母亲瓦努伊在一次被阿南达暴打之后，选择了自尽。从此之后，马吉的生活就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他开始仇恨家庭、仇恨金钱，并因此而痛苦不已。

阿南达虽然情人众多，但此后却一直没能再有儿子。在马吉十五六岁时，阿南达突然意识到他的存在，开始格外关注起他来，还把马吉送进英国的贵族学校进行深造。

阿南达计划着如何把马吉培养成第二个自己。一想到未来要接管阿南达的生意，马吉就感到不寒而栗。

大学毕业后，阿南达本想把马吉招到身边，马吉却找了个借口，说将来想要拓展泰国市场，要去那里做实地考察。就这样，马吉终于暂时得以逃脱父亲的魔掌。

和八百余件行政复议，每件都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

“因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受到的干扰很多，胜率很低。”他说，“郑州市对外宣称的只有30%，但我能赢50%-60%。”令人惊奇的是，赵正军打官司从来不带律师。从起诉书起草到庭上辩护都是他一人包办。“请不起啊，你看我打了多少官司。”

初中毕业的赵正军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在经历最初两年的屡战屡败之后，他开始驾轻就熟。他行事低调，为人谦恭有礼。不过当受到“聪明”的夸奖时，他会不否认地呵呵一笑，“勤能补拙嘛。”

不知疲倦的“玩牌”者
赵正军小时候对人生的想法是“写点东西”，在十几岁过早结束学业后，与周围的人一样开始打工、做生意。他开过饭馆和房产中介公司，有着商人的精明和勤奋。2004年，某电信公司在郑州市范围内对用户强制收取每月5元的信息费。他直接找到省发改委投诉。

“为什么不是找电信公司？”
“找他们的话结果不就是把我的钱退了吗？但是找主管部门就不光是给你个人退了。”他说。省发改委没有处理，他便将两家单位一起告上法庭。

他败诉了。但是因为媒体对此案的报道，电信公司取消并退还了所有用户这笔信息费。这让他很受触动，“感觉自己利益得到保障，也给其他人做了贡献。”

与多数职业打假人不同的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行政诉讼和复议上。他说后者给他带来的成就感，远超过那些轻松的赔偿所得。

2006年，赵正军来郑州市打工，也开始了他的“疯狂”投诉历程。对法律的不熟悉让他碰了不少钉子。“很多问题不知道特别容易，我也不知道如何走程序。起诉了就是败诉，上诉还是败诉。当时感觉很艰难，很灰心。”

他以自己的努力来对抗这种挫败。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这成为他扭转困局的福音。

2008年1月，河南省高院做出了一个省政府败诉的判决。这是一件肇始于赵正军起诉省工商局收取工商查询费违法的行政诉讼，他不依不饶地打了两年。胜诉的结果是，河南在全国率先取消了这项收费。这对赵正军是极大的鼓舞，“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信心和干劲了。”



在泰国，马吉结识了一个名叫素帕拉的姑娘，她们一家都信奉佛教。马吉深深地依恋着她。

就在马吉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时，却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责令马吉立刻返回马来西亚，否则断绝经济供给。马吉拒绝了，这让阿南达大为光火，他亲自飞抵泰国，想要把马吉带回去，但儿子躲了起来。

阿南达找不到儿子，就开始威胁素帕拉的父母。眼见家庭跟着受累，素帕拉含泪留了封信给马吉，悄悄离开了他，后来在异乡死于一场车祸。马吉伤心欲绝，从此对尘世彻底绝望，他决定远离这世界。

1994年初，马吉在泰国突然不见了，阿南达再次飞抵泰国。

此时的马吉已经在班洪一家小寺庙里正式出家，法名阿姜·斯利帕诺。

听说儿子出家为僧，阿南达大为震惊，喝令他立刻滚过来见自己。马吉悲哀地说：“不，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马吉决绝地挂断了电话，从此再也没有和阿南达联系过。

此后十几年里，阿南达派人翻遍了泰国的大小寺庙，试图找回儿子，马吉却始终消失无影无踪。阿南达的帝国虽然始终兴盛，可是这个巨富却越来越孤独。

2012年4月，一场供僧法会意外带来了失踪18年的儿子的消息。阿南达顾不得身份脸面，亲自上山去见马吉。看到身披袈裟的儿子，阿南达激动得浑身颤抖，跌跌撞撞地扑上去。可是马吉却后退一步，平静地双手合十，口念佛经。阿南达此时才真正意识到：他已经彻底失去了马吉。

（摘自《知音·海外版》落落/文）



省政府败诉在我国审判史上并不多见，何况胜诉方是一位农民。领判决书的时候，赵正军跟一个朋友说：“如果有人愿意出几万块钱和拿到这样的判决两个让我选择，我还是会选择这个判决。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行政诉讼中拿到了这么重的判决，我之前倾注的心血，从省工商局复议到省发改委，再复议到国家发改委，然后又复议到省政府，前前后后一年多，这个时候判决对你行为支持的意义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的。”

“赵正军做的事情，对于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减少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个很好的努力。”王海赞誉赵正军的作为，但称这“只是第一步”。

至少到现在，赵正军仍饶有兴致地享受着他的游戏，胜诉卫生部更像是一枚勋章让他充满荣耀。他是个温和而不知疲倦的玩牌者，凭靠对规则的熟稔赢下6成牌局，这让他心满意足。遇上耍赖的不守规矩者，他顶多皱皱眉头，训斥两句便不再纠结。下一步，他准备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让关注的领域从食品扩展到更多行业。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11.2 张琳 麻晓天/文）

开小酒馆的日本原第一夫人

不论是在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的老家乡山口县，还是在东京的某个聚会场所，夫人安倍昭惠总是走在丈夫的后面，很有几分山口县妇人给丈夫面子的做派。

不过，近日，安倍昭惠在东京神田开了一家小酒馆“涡”，据说让安倍总裁着实有些不高兴。

9月，安倍全力出击，击败党内其他4名候选人，再度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下一步便是敦促民主党解散议会，从该党那里夺回政权了。大选在即，自民党总裁不能回自己的选区拉票，最需要的便是让夫人代替自己回选区了。但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候，昭惠要在神田开居酒屋，安倍总裁作何感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昭惠的“涡”在内神田1丁目，从神田车站走过去没有多远。推门进去，能看到4张桌子，一条柜台。按日本的饮酒习惯，长台前能坐几个人，在那里边喝边和柜台内的老板娘聊点什么。当然，也会要瓶啤酒什么的请老板娘喝。4张桌子加上这个柜台，能坐下二十多个客人。在内神田界内，这里基本上算是个中等规模的酒馆了。

在居酒屋跑堂传菜的，是这位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有可能再度成为第一夫人的原第一夫人昭惠。

生于森永家族的昭惠酒量甚好，和安倍大不一样。“我们在山口县的时候，碰到需要喝酒的场合，我会代我家先生喝。”一次和昭惠聊天的时候，她对笔者说。看来，开个居酒屋该是她长年的愿望。即便是晚上在这里吃大餐、喝酒，也和在銀座等地动辄数万、数十万日元不一样，大致为4000日元（约300元人民币），说不贵。“我们店里的大米，一概用我们在山口县种的无农药米。”昭惠反复对来访的客人们说。在日本说“自家用大米”有些“特供”的感觉，只不过这是专供自己享用的食品，现在昭惠拿来招待用餐的客人，物超所值。

尽管在日本搞政治特别需要钱，但安倍家、昭惠的娘家都不是缺钱的小户人家。昭惠生在森永家族，这个家族在日本无人不知。上世纪80年代，有人想敲诈森永家族的时候，昭惠外出是有警察前保护的。警察很快就发现，有个在企业工作的年轻小伙子喜欢开车来森永家附近。从小伙子的车牌号，警察查出他便是著名政治家安倍晋太郎的儿子晋三，后又发现了晋三与昭惠正在交往。

“为亚洲儿童建设希望小学之议员会”，会长便是安倍晋三。该会已经在缅甸等国家建希望小学。“我们料理店赚到的利润会用来建设缅甸的希望小学。”昭惠这样回答日本媒体的提问。言下之意是，安倍尽管对她不能回千里之外的山口县帮她拉选票感到失望，但能容忍她在神田一心一意地经营她的“涡”。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11.5 陈言/文）

一个红火的微博背后，总有一个操盘手在操纵。他们每天的工作很简单，网罗天下资讯，甄别、复制、粘贴、转发，运筹帷幄在微博大军中。他们究竟有什么妙计，能让他们的微博账号粉丝成群，独占鳌头？

100多个知名微博的传奇
微博账号：全球时尚
操盘人：酒红冰蓝
年龄：37岁
粉丝数量：388万
本是家庭主妇，如今变身微博达人，执掌着“全球时尚”等多个高质量时尚小号，拥有5000万粉丝，从草根站长到赫赫有名的微博女侠，她就是酒红冰蓝。

如果把时光往前推10年，那时的酒红冰蓝还只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对于网络一窍不通。接触网络，完全是出于好奇，没想到酒红冰蓝从此便与网络结下缘分，从逛论坛到建立自己的网站，再到后来转型做电商，只有中学文凭的她对这个行业的嗅觉却异常敏锐。

2009年，新浪微博横空出世，经朋友的介绍，酒红冰蓝在内测期间就拥有了微博账号，在经过一番测试之后，她发现这其中暗藏商机，酒红冰蓝首先做的是细分市场，“我们的粉丝主要集中在20岁至35岁之间有稳定收入的人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时尚女性，这群人的思想开放，喜欢接受新鲜事物，购买力强。”酒红冰蓝说。有了细分粉丝之后，酒红冰蓝的定位就更加清晰，服务于跟生活相关的一些

“我有拖延症，我永远都在抱佛脚”、“亲，我每天早起半个小时，磨磨蹭蹭着也一样迟到。有拖延症的妹子磨不起哦”、“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拖延症”……
在微博中输入“拖延症”三个字进行搜索，一下子就会跳出600多万条结果。在这些搜索结果中，有人在抱怨自己的拖延症又严重了，有人在分享克服拖延症方法，也有人特别享受自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
新人上手难 做事很拖沓
邹杨在一家企业从事法务工作，因为刚工作不久，所以很多工作都是似懂非懂，干起来显得特别吃力。“以前也没觉得自己做事拖沓，现在一边是对着工作迟迟下不了手，一边还为自己拖拉的行为感到焦虑，真是特别矛盾。”
要说邹杨工作不积极不努力，他是绝对不肯承认的，“只是有些工作我真是不知从哪里开始好”。作为职场新人，邹杨时常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很欠缺。“是不是我不适合这份工作呢？”最近，邹杨因为工作效率不高被部门领导指责了一番，结果最近一个星期都是郁郁寡欢。

节奏能把握 干脆拖一拖
“大脸猫”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每天9点到单位，先给花换水，然后泡一杯进口奶粉吃个早饭，顺便开电脑。”别以为“大脸猫”喝完奶粉吃完早饭就要开始工作了，她告诉记者，10点以前她不是忙着刷微博，就是开着好几个QQ对话框和朋友们联络感情，差不多10点以后她才会开始手头的工作。“不过也是有的没的做一些，因为其间还是会忍不住上网东看看西逛逛。”
知道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不好，但大多数时候“大脸猫”就是克制不住自己，除非工作任务特别，需要急着完成，如果期限还远，那就再拖一拖吧！

根据“大脸猫”自己估计，她一天的工作任务要是集中精力做，差不多在两小时之内就能统统完成了。“反正工作任务基本都能控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拖延一下也无妨，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
拖延症并非心理疾病
拖延症是心理疾病吗？心理治疗师张子霁告诉记者，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拖延的行为，这与人的本性有关，但拖延并不算是医学上的心理疾病。

张子霁表示，完美主义者因为不容许自己犯错，所以会拖延着做事，最终交出一份不错的成果；对工作持反抗情绪的人，则会有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带着抵触情绪，消极拖拉地工作；还有就是目标缺乏的人，大的目标觉得遥远，小的目标又不屑去实现，到头来每天就只是混日子。其实，只要找到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然后要有决心去改变这种习惯，那么拖延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摘自《宁波晚报》陈胜男/文）

行业。在时尚消费市场一战成功之后，酒红冰蓝迅速开辟了高端市场，在奢侈品、汽车、房地产等微博营销领域独领风骚。现在，酒红冰蓝成立了专门的公司来经营旗下100多个微博账号。

85后女生的“吃喝玩乐”
微博账号：乐活上海滩
操盘人：小小
年龄：23岁
粉丝数量：60万
“您好，我是热心的小草根，发布的都是上海的吃喝玩乐，希望您能关注我。”85后女生小小的每一天从这样的私信开始，两眼直勾勾盯着屏幕，期待着粉丝数的突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过后，乐活上海滩的微博粉丝数明显上涨，很快跃至1000人，10000人，100000人，每在后面加个零，小小心里都会特别高兴，用小小的话总结，要想成为专业微博控，必须做到不睡觉觉，尽可能宅，甚至还有点强迫症，只要一有空就用手机不停地刷，有时候一觉醒来，她竟然发现自己手里还拿着手机。

为了赢得大家的“公认”，起初，小小会发一些上海本地爆料新闻，这样的爆料新闻很快得到大家的转发。“光发新闻也不行，还要到一些论坛网站上找美食推荐、打折信息，或是好玩搞笑的段子。”

现在，小小基本保持除睡觉外，16小时随时准备战斗，除了一些转发之外，她还会自创一些微博，小小不想仅停留在转发。在语言基调上，小小一般会选



时尚胖模，做有分量的漂亮女人

有那么一群姑娘，一群相当有“分量”的姑娘，体重、三围什么的对她们来说都是浮云，漂亮、自信的标签依然可以稳稳地贴在她们身上。200斤左右的体重没有消沉她们的意志，反而给她们创造了一个新职业——胖模。

Lisa是个胖姑娘，身高175厘米，体重有230斤，她的脸上永远都带着甜甜的笑容。“我从小就胖，衣服很难买。”Lisa说自己对所有胖姑娘的苦恼有着深刻的理解，“5年前，我开始在网店做兼职，专门经营胖姑娘穿的衣服。2年后，我干脆专职当了网店老板娘。”
“不过生意慢慢做大，我一个人做那么多工作就有点力不从心了。”于是，Lisa想到要再找一个店铺的专属胖模，“其实，胖姑娘不难找，难找的是要够胖还要够漂亮的姑娘。”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名叫甜甜胖姑娘通过Lisa的微博找到了她，自荐要当胖模。“我一眼就相中她了，马上和她签了3年的合约。”

甜甜身高170厘米，体重190斤，完全符合Lisa的要求——长相甜美，体重在180斤到210斤之间，Lisa说，“在我看来，体重在130斤到150斤之间的姑娘，要当胖模还不够分量，180斤是起码的。但是不要超过210斤，否则很可能就不是均匀的胖而是局部胖了，比如肚皮上会有特别多的赘肉，这样穿什么衣服都不会好看了。”

每天称体重是胖模必做的功课，一旦超了，就要和夜宵、甜食说拜拜，一旦低了，又要放开胃口把体重吃回来。Lisa说：“可能普通的模特只要保持一个‘瘦’就好了，可胖模要把体重严格控制在在一个标准范围内，很辛苦的！”

Lisa说，除了自己的小网店，她还在淘宝上建立了一个“胖妞帮派”，2年来已经有将近1万名成员了，都是清一色的胖姑娘。“我们帮派里的胖妞大部分都超有自信的，部分没什么自信的，来帮派里和朋友们聊聊天，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摘自《钱江晚报》马焱/文）

在转发。在语言基调上，小小一般会选

“青椒”背后的“小窝”
微博账号：青浦交警
操盘人：“蓝色吉他的小窝”
年龄：31岁
粉丝数量：3万多

“青椒”有自己的优势，它的运作并非一个人战斗，是一个从上到下，从上级领导到一线交警共同努力的温馨之窝；有制定微博运营整体方案的领导小组；有主要负责微博日常信息发布、活动策划组织、信息收集报送的综合科；有主要负责日常交通情况、施工信息发布的勤务科；有主要负责事故案例分析、事故防范专题的事故科；最后还有负责交通安全宣传、车辆保养知识的车宣科，可谓是全局总动员。

青浦交警微博代表官方，如果表达方式不对路，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还会引起网友的反感。所以在表达形式上，“蓝色吉他的窝”选择了与青浦交警谐音相近的青椒照片，手工制作漫画组图，通过层层“切青椒”的图解方式，如“道口检查，中队内勤需要人，我切切切，事故现场和站岗也需要人，我又切切切……”幽默轻松地表达了警力不足的现状。和以往警察向市民公布的严肃形象相比，“青椒”漫画打出幽默招牌，更可爱，这样的改变也让网友们赞不绝口，“太形象了，又可爱，看了不转都不行啊。”“如此油菜花的交警，你们伤不起啊！卖萌啊！”

（摘自《生活周刊》青牧 李继诚/文）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台湾女生「仿唐妆」走红网络

近日，有一位台湾女校发出奇怪，模仿古代女性妆容，一步步解构如何画出“仿唐朝仕女妆”，文章在网上发表后暴红，仅10天就吸引逾11万人次浏览，并吸引大量网友转载讨论。因她化的仿唐妆相似度极高，网友大赞“太厉害了”、“好像从画里面走出来”、“生在唐代一定是宠妃”。

台北教育大学美术系毕业、现年25岁的陈妍卉受访时说，过去看到网友妆容照都差异不大，脱离不了假睫毛、瞳孔放大片等辅助品，因她对唐代古画里的仕女妆容感兴趣，也想“化来玩玩看”，花了1个月上网找资料、研究唐朝仕女妆，上月拿自己脸当画布，将仿唐妆画在脸上。

陈妍卉说，她虽然是美术系毕业却没学过化妆技巧，平常出门前只花5分钟刷眉毛，这次把脸当画布，把眼线、眉毛当素描来画，加上要注意眉形、唇形对称，还要边画边自拍，完成一种妆容至少需3小时，但获这么大的回响，觉得十分振奋，未来她还想挑战宋、元、明、清朝妆容。

（摘自《广州日报》10.16）